

明鑑易知錄

明鑑

(第三本)

8—11卷

歷史類

72 995

網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九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仁宗皇帝

綱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二月孫沔罷

憂悼甚追冊為皇后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帝從之沔

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及知杭州

師疫

曰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

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德用為樞密使

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聲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

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

乃復起邢帝聞之遂拜樞使

綱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

孫沔不肯

不貴異物而賤百姓

貽永寵

黑王相公日食用牲

綱梁適免

皇后。附其主于太廟。

綱乙未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廣無擇所言不惟不敢躋先聖而且為先聖衍慶

兩也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凡六十四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

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綱夏四月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義廣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

陰有消孔子所謂言與邦不其諒哉目并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

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也當保全愛惜以

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

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由是充等悉

得召還。綱六月陳執中免目知諫院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孫抃復論奏執

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綱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目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

弼耳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

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胡見六七知之語去聲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

之命相或得諸夢見二卷下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賀

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在開封府城南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

將相皆得人
宰相臺諫
皆得其人

陛下乃孤
脩六塔河

文彥博長
者

范鎮請建
儲疏

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綱以張昇作為御史中丞明仁宗以孫升為御史中丞以趙升為殿中侍御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

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去聲感動綱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以太弟重元為綱冬十

二月脩六塔河綱時河決大名今直隸大名府館陶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今大名府開州

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也分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

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脩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綱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瘳是時仁宗有疾人心

以唐介知諫院綱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見上卷

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

彥博長者綱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見上卷廣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

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

疾彥博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

范鎮貽書執政

待命辭髮盡白

大水社稷壇壝

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異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凡四八卷一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此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綱**六月大水。社稷壇壝。詔求直言。**綱**彗見五卷第五出紫微垣。紫微見三卷一**綱**秋八月。罷秋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目**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墮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朔有光怪。會大水。青避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脩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陸辭

黑王相公

笑比黃河清

歐陽脩知貢舉太學體

歐陽脩痛却新體

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見五九判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綱**冬

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目**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

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閩閩婦女小兒亦呼為

黑王相公**綱**十一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綱**以包拯知開封府**目**拯立朝

剛毅貴戚宦官為聲去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童穉婦女亦知

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綱丁酉二年春三月今直隸保定府祁州公杜衍卒**目**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

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諡正獻**綱**以翰林學士歐

陽脩知貢舉**目**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

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

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

改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聲平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

俟脩晨朝聚譟於馬首街司選嚴去聲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綱**三

月護國節度見六二使同平章事秋青卒**目**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

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

梁公

置廣惠倉

開歲一舉

包拯請立太子

劉敞論用牲非禮

封崇詠為梁義公

數有功。嘗有持秋梁公秋仁傑見畫像及告身。卷二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

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諡武襄。綱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

倉。綱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

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綱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

士，置明經科。

綱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綱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見上判河南，封潞今山西

安府潞城縣。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婦人請謁也昌

朝竟出判許州。凡上卷綱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作為副使。綱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綱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

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

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

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綱秋八月，王堯臣卒。

綱己亥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見上一綱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

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

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綱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

河南處士
邵雍

道在是矣

李之才易
學源流

邵雍受易
於李之才

為崇義公。田給田十頃。為項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禹請也。綱秋七月。放宮人。帝以月食幾盡

脩陰教以應天變。綱田況罷。綱冬十一月。汝南今河南汝南府王允讓卒。追封漢今山東昌府漢州王。綱允讓

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

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諡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見六十七卷九故卹恤

典有加。綱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明書處士予雍也。雍時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已不以孔孟之道

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流涕歔歔。見屈於人。誠恐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也。追夫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踰河黃汾汾汾水見三涉淮淮水在江漢漢水在湖廣周流齊魯今山東今

於河南穆脩。見上卷脩受於种放。卷八而放受之於陳搏。見六十五卷四源流最遠之才。攝共

城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令雍時居母憂於蘇明山。左輝躬饗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

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

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

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蹟索隱蹟蹟也也。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

暢。遠衍伏羲先天之旨。伏羲卦圖為先天之學。文王卦圖為後天之學。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

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為市園宅雍德氣粹歲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笑終日不為

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

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今江南鳳陽府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綱庚子五年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綱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

官王安石臨川府臨川縣人好讀書善屬祝文曾鞏拱攜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為去

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治江南揚州府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去

知鄞縣今浙江甯波府鄞縣通判舒州今江南安慶府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

風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召為羣牧上見

卷第十判官改度支見四卷三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

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

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

更耕草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慕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

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

欲畀秘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蘇軾周氏曰姑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傳曰

召王安石

文彥博歐陽脩文薦王安石

王安石上萬言書

聖人謹微之意
網目明小人肇禍之始

契丹新置國子監
新唐書

司馬光諫
分食不滿

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踴蹢躅君子使深為之備云古之聖人於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於如此宋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於宣靖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於熙豐其進實基於嘉祐綱目視音你踴蹢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字必通蹢躅也此易始卦初六爻辭

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宋祁刊看平聲脩之

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志表祁撰傳綱目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脩陳旭趙鼎為樞密副使

綱目辛丑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綱目夏四月陳旭罷綱目以包拯為樞密副使綱目六月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綱目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見上所言之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

綱目

卷六十一

宋仁宗

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卷見六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聲於去嫗聲。照許○小姑息高安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卷見三。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數。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

司馬光進
五規

王安石不
解和制詰

變法古人
所難

王安石以
蘇轍比谷

永

三人同心

輔政

遇事取視

總目

司馬光請
建太子疏

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謹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綱以王安石知制誥，綱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辭之累日。綱明吏齎濟平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次綱也。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綱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綱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綱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綱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見十七卷第八又十八卷二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唐中宗朝賢相郝處俊。唐高宗朝賢相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王安石以陽脩參知政事。綱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綱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綱羣臣以儲位

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明生天子。凡五九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今江西九江府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見上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綱壬寅八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鼎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綱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曰：拯性消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綱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綱九月，進封鉅鹿。今直隸順德府

大事非面
受旨不可

發陰戒舍

人李惟書
數厨

仁宗深仁
厚澤

曹太后賢
能

郡公曰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

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

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

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陽曰

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也別有所奉遂得燕然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

於帝曰皇子辭不肯之富資量也天子富有四海故云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

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

守吾舍上有適嗣嫡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行李使人也左傳傷

宋後世遂以行裝為行李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綱癸卯八年春三月帝崩帝暴疾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如秦富不如清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

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誠謂社稷長遠

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綱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

事後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

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簡稅係曹

氏太后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綱立皇后高氏后侍中瓊之曾孫五月以富

呂誨上書
兩宮
韓歐調和
兩宮

韓琦臆

弼為樞密使。綱秋七月。帝疾瘳。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聲入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見上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邢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見十卷第十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葬永昭陵。

在河南府瑩縣

英宗皇帝

初名崇實。更名曙。濮安懿王允讓子。仁宗無嗣。養於宮中。後立為皇子。進封鉅鹿郡公。仁宗崩。遂即位。在位四

年壽三十六歲而崩。帝之初立。同曹太后臨朝。未幾。宦官譴開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脩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惜乎享國不永也。

韓琦厲聲
命撤簾

韓魏公德
望才智兼
優

韓琦出空
頭敕一道

詔日開經
筵

綱甲辰英宗皇帝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帝疾大
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
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

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日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解天下之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

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綱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初莊獻太后臨

朝仁宗即位莊獻劉太后稱制十一年而崩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

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祝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

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諫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

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

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見六三安置

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

外快之綱詔日開經筵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筵

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

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閒開日御講筵從之綱九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

司馬光與韓琦辨刺義勇

義勇軍為陝西之患

詔議濮王典禮

陝西民為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見四三最為近古。今之義勇。見上河北治直隸大名府幾十萬。河東治山西太原府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夏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見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五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十。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夏主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同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閒鄉兵。刺為保捷。見同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綱十二月。吳奎罷。以王疇為樞密副使。○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押轄。綱乙巳。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見上帝自濮見四八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朔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去聲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綱王疇卒。綱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綱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見十五光武上